

非虚构

减河少年

高海涛

那天，与文友谈起文学，我突然悟到，文学与时代精神是钥匙与锁芯的关系。钥匙与锁芯完全融合，转动锁芯，锁便打开。没有文学的时代，就像丢了钥匙的锁。

配钥匙，首先把锁拆解，取出弹簧、弹珠、锁芯。然后，把钥匙插入锁芯，再把圆头的弹珠放入锁芯的多个小孔里，锉平，放入锁内，再各放一个弹珠、弹簧，用铅丝封孔。钥匙就配好了。其实，这也是文学的创作过程。我补充说，这得益于小学时，参加了班级的修锁小组。给街道塑料厂修好门锁后，赢得的尊重与信任，埋下了自信的种子。

文友曾是一位教师，后来调入沧县教育局从事文字工作，夸赞我

小学特色课学得好，一门小小修锁手艺，竟推而广之到文学领域。我说，那不是特色课，只是打草、团泥球等勤工俭学的一项。任何一门小手艺、小制作、小实验，达到炉火纯青，便与万物融通在一起，尤其少年时代学到的首门手艺。

文友来了兴致，说，沧县的小学正在推行一校一品特色教育，汪家铺乡品品有格。沿着捷地减河，文友带我去了沧县汪家铺乡。

于庄子小学的三字经操、弟子规操、论语操等，为探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，打开一扇门。少年们在广场上，边背诵，边做操，似乎穿越回了周礼时代。广场四周图文并茂的文化墙上，“以文启智、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、以文铸魂”“明礼修身、知礼明德、行礼明事、守

礼约行”的典故，让“博学于文、约之以礼”有了实操操作性。用于国华校长的话说，每一面墙都说话，每个角落都育人。

与于庄子小学相反，董辛庄小学的武术操与太极拳，柔中带刚，润物细无声。看完学生们的表演，沿西楼梯，一楼到三楼，仿佛穿越了一条沧州武术文化隧道。

习武的孙银格，当了17年校长，坚持武术特色教育16年。凭借这一特色，改变了人生的有许多学生，比如李光辉考入了吉林体育学院。升入初中、高中，站在队前领操，大多是在董辛庄小学读的小学。二三十名参加沧州国际武术节。

一个叫崔立雪的少年对我们说，她刚上小学时，经常感冒发烧，打针吃药耽误学习。开始习武，异常兴奋，梦想成为一代大侠。几天后，全身疼得不想起床。老师说，学好武术要“毅”字当先，有了毅力，遇上什么事都不畏

惧。一年的习武历程，她的身体素质得到提升，再没有感冒发烧过，学习起来精力更加充沛了。

孙银格说，不远的将来，董辛庄小学内将有一块弘毅文化石立起。弘毅出自《论语·泰伯》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将“弘毅”作为核心文化理念，倾注着对莘莘学子远大前程的希冀。

262名少年，人手一个篮球，说不清是手，还是大地，在拍打着篮球。大地上似乎有无边无际的向日葵，生动地开放。这个课间篮球操的恢宏场面，是在潘庄子小学看到的。起初潘庄子小学特色课是陆地冰壶，参加全市第十一届青少年运动会比赛时，因为校长教练的衣服与学生们不统一，没有让进门。只得了个第四名。

今年一位企业家为潘庄子小学每名学生捐了一个篮球。一天，汪家铺乡中心校校长孙永平，看到学生们人手一个篮球，况且校长王志

才又毕业于河北体院篮球专业，就提议王志才编一套篮球操。

一张红纸，在汪家铺小学一剪就是15年。走进六年级的剪纸课堂，同学们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音乐声中剪纸，他们将自己对祖国的爱，毫无保留地放在了手中的剪刀上，让它在鲜红的纸上，留下动感强烈的精神形状。用失掉的部分，体现着留存部分的意义。

孙永平说，在没去中心校前，她是汪家铺小学的校长，一直开设剪纸课。她调走后，剪纸课始终坚持。学生们剪纸课的镜头，还上了学习强国平台。

文友说，汪家铺乡的小学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发挥校长的一技之长，把特色教育做到极致。

我似乎看到，一群群少年们，各自沉浸在体操、武术、篮球、剪纸里，体温与性情，化作减河两岸性灵悠游的一团雾气，朦胧着一个修锁少年。



安居图（工笔画） 李俊才/作

纹，在池塘里来回漂动。那是风孩子在撩起小池塘的水，清洗自己的脸庞呢！

我在路边的花坛里，看见蜜蜂在花朵上欢快地跳着舞。它们飞来飞去，在花丛中采蜜。我看见它们的时候，花儿正张开笑脸，露出胖乎乎的花蕊，接纳着蜜蜂的到来。原来是风孩子吹开了花瓣，花蕊才会散发出花香。蜜蜂闻到了清香之气，才来到了花丛中。

傍晚时分，走在街道边，两旁的柳树哗哗作响，细细的柳枝轻轻摆动着。风孩子可真会荡秋千。此刻，它正悠闲地坐在柳树的叶片上，一晃一晃的，柳枝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风孩子玩得可真快乐。

夜幕时分，华灯初上。我走在小区门口，夜风吹拂着红红的灯笼。灯笼挂在桂花树上，树枝摇晃，清香飘荡，红

红的灯笼像火把，照耀着回家的路。灯笼摇摇晃晃，风儿慢条斯理。风孩子，你可真会玩儿，你把灯笼当气球抛来抛去。夜晚的风孩子在我的耳边说着悄悄话。

风孩子把我当成了乖孩子。我把风孩子看成了可爱的孩子。我和风都是孩子。孩子和孩子相遇，有趣儿的话说不完。于是，我不想回家啦。站在夜幕下的门窗前，红灯笼晃呀晃，星星在头顶亮闪闪，我和风孩子说着藏在心里的悄悄话。风孩子的笑声打动了 我，迷人的笑声像缰绳一样拴住了我的脚。我没有向家门口走去，而是坐在小区里的竹林下，与风孩子窃窃私语。

风孩子的笑声，像铃铛那样一串串，在夜幕下悄悄响起。

与风孩子相遇，我仿佛也变成了一个天真贪玩的孩子。

在场

风孩子的笑声

周莹

在运河两岸，与风孩子相遇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清晨起床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来到露台外的葡萄架下。微风轻轻吹着，我站在露台上，眺望着高楼、河水、天空。眼中的景色是美妙的，心情也是美妙的。微风吹拂着，我的头发轻轻飘动着。我捋一捋头发，望着碧绿的叶子，以及葡萄架下那些茂盛的兰草，它们都像孩子一样等待着我的目视和安抚。

我还没有起床时，他们已经和风孩子在一起玩耍了。

风儿轻轻吹拂着。我仿佛听见一个小孩儿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风的笑声是清脆的、婉转的、响亮的、柔和的、清纯的。

典故

流佛寺

白世国

波光粼粼的运河自西南蜿蜒而来，与运河区姚庄子村短暂相拥又转向东南曲折流去。姚庄子村现存一块断裂的古碑，字迹大多漫漶，隐约能识别“（重）修流佛寺碑”“青县僧会……常敬”“大明嘉靖十二年戊戌春三月丙辰”等字样。这通古碑是名利流佛寺唯一的历史遗存。

年近九旬的狄堪生是村中唯一能说清流佛寺来龙去脉的人。提到流佛寺，他暗淡的眼神现出熠熠神采，颤抖着伸出一根手指：这个伤疤是歪脖子佛留给我的……

传说，旧时运河发大水，一尊歪脖子佛自下游逆流而来，至此停驻不前被打捞上岸。这个传说略显俗套，但因石佛而建寺却是事实，寺名流佛寺。又自南方采买数船石料，聘请工匠雕刻释迦牟尼佛、观音、文殊菩萨及十八罗汉像。这是元代至正年间的事。此处东南里许，运河有段险

滩，常有船只被卷入旋涡，名流佛寺险滩。流佛寺的名声随运河不胫而走。

流佛寺香火旺盛，乡亲们遭逢坎坷或有难心事都愿说与歪脖子佛听，把对美好生活的祈盼也倾诉与他。歪脖子佛不再是高高在上受人香火的神佛，更像乐善助人的邻家长者。

光阴流逝到明代，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旷日持久，津南鲁北一带的百姓惨遭屠戮，几无遗孑。幸运的是流佛寺安然无恙。

永乐二年（1404）官府移民，山西姚姓迁来，在流佛寺西北建姚家庄。明万历至天启年间，张、任、孔等姓迁来，在流佛寺东北建村。村庄轮廓似牛头，名牛头庄。清康熙年间，牛姓自牛庄东迁来居于流佛寺周边，村名流佛寺。数百年间，狄、孙、夏、肖、朱等诸多姓氏陆续加入，促使三个村庄环绕流佛寺连成一片，渐渐形成姚家庄

人间

鹤骨笛

肖靖

运河边知了一片聒噪。一鹤背着书包站在阳光里，七月的阳光临近傍晚依然灼热，一鹤看着母亲背起一只大大的箱子，箱子和她背负的生活一样沉重。硕大的箱子和母亲瘦小的身体形成强烈的反差，汗水顺着母亲的发梢滴落下来，还未降落到地面就被灼热的空气烤干了。

一鹤冲过去，托住母亲背上的箱子。母亲感觉到身上的重量减轻了，一回头就看到了了一鹤清亮的眼睛。

考上了吗？

一鹤协助母亲卸下背上的货物。轻声回答道，没有。

怎么能没考上呢？你平时学习不是挺好的嘛，你爸去世前就一个心愿……

好了，好了，别说了。一鹤粗鲁地打断母亲。母亲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你考不上大学，就得和我一样干苦力。干苦力就干苦力，我不怕。一鹤气呼呼地瞪着母亲，你回家吧，我来干。停顿一下又加上一句，看见你就心烦。

货站老板看不下去了，走过来对着一鹤说，你这孩子怎么跟妈妈说说话呢？

一鹤梗了一下头继续说，她待在这，还不是天天叨叨我，烦死了。

货站老板摇了摇头，你太不懂事，你妈都是为了你，腰疼都舍不得休息一天。

小鹤，考不上没关系，回家复习去吧，这话太累了，你干不了。母亲推着一鹤往外走。

一鹤挣脱母亲的手嚷嚷起来，有什么累的，比这累的活多了，我又不是没干过，这话我玩着就干了，你回去吧，我来干。一鹤反过来推母亲。

货站老板对一鹤母亲说，大姐，你回去吧，就让你闺女干，你也该治治你的腰了。

母亲收拾东西离开了，一鹤留下来接替了母亲。

沉重的货箱压着一鹤的肩膀、后背、双腿。一鹤觉得她用尽一身的力气才站了起来，双腿在微微颤抖，每挪动一步身体就矮下去一截，泪水藏在汗水里流下来。一天的劳累，一鹤浑身酸疼，力气像无数的细丝从四肢百骸中抽离。她不知道一身病痛的母亲是如何挨过这份疲累的。躺在货物狭小的缝隙里，一鹤摸出父亲留下的鹤骨笛。笛子圆润光滑，在灯光下透着淡淡的光泽。一鹤吹出简单的旋律，这是父亲教她的。清脆的笛声顺着大运河水缓缓流淌，带走了疲劳，力量又从四面八方汇聚回身体里。

父亲说鹤骨中空又坚硬，我们的先人用鹤骨做笛子，吹奏出来的音律清越动人。你要像鹤一样，虚怀若谷，坚韧不拔才能展翅高飞。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。

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将父亲的研究手稿都上交给了博物馆，只留下了一只鹤骨笛。一鹤常常在梦中看到鹤骨笛化成一只仙鹤在碧蓝的天空中飞翔，然后又化成父亲的样子站在一鹤面前。父亲的一生是单调的，不识字母亲和父亲没有共同话题。父亲的一生是丰富的，父亲醉心于考古研究，夜夜与文献和手稿相伴，累了就拿出鹤骨笛吹奏一曲。

一鹤抱着鹤骨笛沉沉睡去，梦里一鹤和仙鹤一起翩翩飞翔。一鹤有些奇怪，为什么今天的梦有些不同。

清晨起来，劳累的一天又开始了，货站老板看着一鹤吃力的身影，摇了摇头。中间母亲又来过一次，休息了一段时间的母亲腰板比以前直多了。母亲叨叨着让一鹤回学校复读，一鹤连拉带拽地弄走了母亲。货站老板幽幽的叹气声穿过一片嘈杂，钻入了一鹤的耳朵。一鹤回头看了一眼，又继续干活。

半个月的时间，一鹤白嫩的皮肤晒得黝黑，双手长了无数的毛刺，晚上冲澡的时候，双手和肌肤摩擦能替代澡巾。一鹤觉得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，最初像秤砣一样沉甸甸的，现在变得越来越轻盈。一鹤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只鹤，真的能飞到天上去。

午后，天气异常闷热，一场大雨不带任何悬念地来了。邮递员冒雨冲进货站的时候，差点撞到正在查看屋顶的老板身上。还好在最紧要的关头，邮递员收住了脚步。

雨一时半会儿似乎不会停，货站老板和邮递员将能说说的话全部说完，似乎再也找不到话题。邮递员将手伸进防水挎包，抽出一封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货站老板扫了一眼，上面赫然写着一鹤的名字。货站老板一把抢过去，手过之处带起一股小小的气流。

一鹤，一鹤。货站老板的声音里面带着微微的颤抖，大声呼唤着。

正在无聊地看雨的一鹤将目光从雨水里收回来，扭头看向货站老板。

你的，你的，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我误会你了，孩子，你是为了让妈妈多休息才赶走她的吧。

一鹤站起身，摸了摸怀里的鹤骨笛，爸爸，我实现了你的梦想。她觉得此刻的自己是一只轻盈的鹤，抖动着全身的羽毛飞过大运河，穿过层层雨幕冲向蓝天。